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

——记曾经的北寺

■ 黄 艳

北寺就是德藏寺。德藏寺是平湖历史最悠久的寺庙。

南宋鲁应龙《闲窗括异志》记载："德藏寺本宝兴寺，唐会昌元年(841)置(《平湖县志》则记为会昌二年建置)，光启初(885-887)废，后唐清泰中(934-936)，乡民邱郃在原址重修。"以后屡易其名，但明初全寺尽毁。宣德五年(1430)平湖分设县治，德藏寺重加修葺。根据清光绪《平湖县志》记载："德藏寺最鼎盛时，有住持僧十四房，田产三千余亩，基地共39.79亩。东至城隍弄，西至阴阳弄，南临东大街，北至玉带河。"

沧海桑田，陵谷变迁，更遥远的过去已经不可得，不过清末时，虽然已由隆盛而渐趋衰落，但还是很繁华的北寺在一些先人笔记中还存有痕迹。将这些片段集纳整理，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北寺的旧日面目。

清末时的北寺没剩下多少佛门气息，却是平湖城里最为繁华的商业热闹之地。

头座山门，围墙是黄色的，并有"南无阿弥陀佛"六个大字分书墙上。

头座山门的左右，称为山门口，是被商市所占有的，东西各开茶楼一座。当时平湖城里那些饱食悠闲之徒，蓄鸟成风，鸟的种类繁多，有百灵、飘琴、鹦哥、画眉、黄头、芙蓉、金丝雀、玫瑰鸟等。每天下午一点起，养主们就提着笼携带食物，争相来到山门口的两座茶店楼上，品茗浴鸟，热闹异常，这两家茶店楼座就好像是专门为鸟社会而开的。

山门内东西各有一家商店，各设柜台。东边是扎花店，西边是孙透云香作铺。中间是佛橱，供有两座全身佛像，朝外的是护法韦陀，朝里的为弥勒佛。橱前各有蜡台香炉。

绕过佛橱再进去是一个宽广的庭院，庭心有鼎址石台，两庑有土地祠等小庙。庭院正中为皇殿，有砖砌万年台，台上有木龛，中间供着"皇帝万岁万万岁"灵牌。庭院左右两旁还有些商店，都是售卖玩具、各色花灯及纸面具(当时俗称"鬼脸子")之类，五花八门。花灯中有荷花、兔子、喜鹊、西瓜等小灯，也有大点的如六角或八角式的走马灯。这些花灯都玲珑细致，鲜艳夺目。凡是带着小孩到这里的，必定都会选购一二，回去在里面插上蜡烛，点燃，作为赏玩。各种花纸摊，也是鳞次栉比，卖的花纸大都画着忠孝节义的故事。小孩子们都爱在那里看花纸，戴假面具，还要买刀枪一类玩具来玩耍一下。而那些进城的乡里人到了这些卖花纸的摊位前，一般都是驻足不前，流连不已，往往也就造成了阻塞，让庭院显得更加拥挤。

皇殿前面的左右各有一个命相台。其中一人银髯皓首，大家都尊称为"老太爷"的，是已故孝廉徐定祥的父亲，他可真算得上是老牌拆字的行家了。

皇殿的后面，又是一个广庭。这里除了有卖磁器的，还有京广杂货以及线粉、鸡蛋糕等一些小吃摊头。广庭中央是半山亭，亭的西面便是太岁殿(以后变成了平厅书场)。

从庭院中一个长形甬道再往后走，甬道的尽头便是一个广场。广场正中为伏虎殿，但这伏虎殿已经是墙壁皆无，只存梁柱。这个广场比较空旷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些西洋镜摊位。摆设西洋镜的摊主大多是山东人，开戏片时他们会高声打起腔调，招人观看。后来流行的西洋镜使用的都是相机拍摄的照片，但那时使用的都是整幅布画。布画中必有一二幅春画，那些乡间浮头小伙子，往往带着同村女伴一起看西洋镜，看到这几幅，一定都是女伴们面红耳赤，小伙子们嬉皮笑脸，被作风老派的人看到，难免又要感叹世风日下了。

除了西洋镜之外，广庭里还有卖梨花糖、跌打膏药、唱小热昏、练武卖艺的，当然也有说因果、唱道情、耍猴子的，并往往以侏儒作为噱头。尤其值得一提的，是民国初年时，北寺卖膏药的人中有个叫朱松瀛的，是平湖东乡人吧，非常擅长治疗各种创伤。有次替一个村民治疗一个疮块。解下衣服用手按按，发觉这个疮坚硬如石。朱松瀛于是拿出自己的膏药粘上去，一会儿工夫，吸气两口，揭开衣服再看，疮块已经消散，患者遍体舒泰，围观的人无不惊叹这真算得上是华佗妙术了。当然最受小孩子欢迎的则是有孔雀、鸵鸟、巨蟒、猛虎以及金钱豹、玳瑁兔、箭猪、袋鼠这些动物组成的小型动物园了。

由伏虎殿址东侧狭弄再进去，又是一空旷之所。这里三面被松风港河所包围，形状就像一个笆斗。沿河有一棵银杏树，枝叶婆娑，荫可数亩，已经是千余年的古树了。这里有个戏法场，四周钉立木桩，围以布幔，俗称"大篷子"。场主是一对夫妻，分别姓陈、蔡，班中有男女老幼共数十人，但是因为表演者大多是女子，所以又叫蔡家班。蔡家班的特色表演是走绳索、三上吊。说说走绳索吧。"大篷子"的场中央约四五丈见方，各竖毛竹脚架一座，大概三丈高，横贯一粗绳，绳子两端着地处用木桩拴住。走绳索的都是女子。清末时女子缠足之风还很盛行，当她们的纤瘦小脚细步于绳索上，迎风摇摆，让下面的观众不由得惊心动魄。不过当时有人向场主打听过，走绳索这件事其实也有诀窍。诀窍是什么呢？就是走的时候手里横拿一根三四尺长的竹竿，竹竿两端各系上分量相等的沙包，重心集于人身，只要行走时步幅平均，其实并没有多少跌落的危险。只不过，胆小的人是无法练习这个技艺的，因此擅长的人并不多。蔡家班算是扎根在北寺的，直到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，这里早已成为公众运动场，曾经的北寺小型动物园也已经败落到只剩巨蛇两条，猴雀各一，班主夫妻都已经白发皤然，齿牙零落，无复当年气概，却还在北寺苦苦维持，让人不由唏嘘感叹。不过，民国年间的北寺确实早已不复清末时的繁华热闹，市面不景气，米珠薪桂，百业凋零，像这种戏班基本都是亏本，就连本该热闹的过年时都不例外。比如民国十七年(1928)年关，北寺内卖戏的髦儿戏与提线戏这两个班合租公共运动场，除日纳租金五元外，剩下的赢余根本不够日用开支，于是只好停锣，转到新仓衙前开演，总算弥补了一点开销。

北寺(图片选自潘德辉先生的民俗风情长卷《忆当湖》，由本文作者提供)

那些年社会上的不景气也是一直延续，但北寺却在那会儿换来了新的市面。当地的有钱人厌弃了草台戏的风光，大兴土木，在北寺里集资建造新型戏院，定名为"新民大戏院"。这个戏院内部的装置都模仿上海一些大戏院的样式，美轮美奂，富丽堂皇，成为当时平湖县城标志性的公共场所。民国二十三年(1934)的春节，据传有人午后醉游北寺，进山门后遥见弥陀笑逐颜开，音容如昨，两旁摊铺栉比，不减当年，只是头殿已圮，只余残址。再迤逦而进，突闻金鼓喧天，只见"新民大戏院"高耸眼前。戏院旁边是新建的大悲宝阁，中间供着三个十八手的大悲世尊，香烟缭绕中愈觉佛像庄严，令人肃然起敬。但是命运多舛，这精致的大戏院，之后几经沧桑，从权充保长训练所再到驻防军队的营部，最后还是不堪扰攘，悄悄地和北寺一起毁于战乱之中。

到了解放前夕，北寺曾经的鼎盛早已不复存在，只有头座山门巍然独存，原本栉比的房屋也只剩二殿(大悲殿、太岁殿)和三房(竹深、长生、东隐)，也还住着几个和尚，接洽经忏。其他的房屋基地，早就被很多伪慈善家们以无限期的租约给占去了。

岁月流逝，无论再怎样的繁华所在也终将在时间的长河中渐趋消亡，曾经的北寺风流，如今我们也只能从故纸堆中去翻阅与遐想了。

南社社友钱红冰

■ 陆起荣

日前，在翻阅《当湖奚氏家谱文献汇编》一书时，看到近代名医奚可阶长女奚杏贞的夫君名钱明琇，其父母栏中的父亲名为钱鸿宾。这使我联想起了钱鸿宾是否就是人称"平湖才子"的钱红冰先生？带着这一疑问，我拜访了奚氏后人及钱红冰先生的长孙钱康定，了解了钱红冰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，并看到了他的诗词集，以及他加入南社的一些历史资料等，由此初步梳理出了钱红冰先生的人生轨迹及生平事略。

钱红冰事略

钱红冰，生年不详，卒于1932年，名厚贻，字鸿宾，又字原永，鸿冰，别字婴宁，别署红冰，顽石，顽石生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入泮，县学增生。后随着时局变化，弃举业赴上海读新学，就学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开办的上海竞存公学(该校初办时仅师范、理化两科)，校址位于上海美租界文监师路文昌里即现在的塘沽路。毕业后施教于金山县校，与高天梅、高吹万、姚石子等贤达过从甚密，后南社创建时，因该社提倡民族主义，并以诗文相号召，红冰知悉后欣然入社，是南社最早的社友之一，入社书编号为22。

辛亥革命后，邑人合议催促红冰先生回平湖主持东城学校，回乡后任沄洲(瀛洲)学校校长。此后又执教于金山柘湖书院，均任教国文课。红冰先生工诗，也擅骈文和散文。后来入平湖私立镜心初中授国文课，在授课时往往文采飞扬，滔滔不绝，使学生听得入神。

著名掌故作家郑逸梅在《清娱漫笔》一书中收录了《钱红冰爱护生徒》一文，文中写到：我的同事方冲之看到了这钱红冰诗笺，就告诉我，红冰先生是他的老师，冲之肄业该院(柘湖书院)寄宿院中，红冰先生也住校中。他每晚睡眠较迟，临睡之前，总要到学生宿舍视察一番，看是否把靠近床头的窗关好，是否踢掉了被子，帮助把窗关上，被子代为捡起，轻手轻脚地不惊扰学生。有一次，方冲之忽然咯血，整日卧在榻上，不敢多动。怕动了血又上涌，但是要便溲了，正在踌躇时，红冰先生恰巧走来，发现这情况，立刻阻止冲之，让其不要动，说："我来给你想办法。"冲之以为他老人家一定为他找个校役来。岂知不一会儿，他亲自提了个便桶给冲之在榻侧便溲，这下冲之感愧交并，顿时呆住了，但红冰先生反而拍着冲之肩膀安慰道："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的。"从这件事可以看到，钱红冰不仅文才出众，而且很有师德，无微不至地关爱学生。

毛大风先生也曾忆及："我十四岁小学毕业，由于读书认真刻苦，成绩优良，经苦儿院院长同意后我考入私立镜心中学。中学有许多门课程，我最喜欢国文，老师钱红冰先生(后来才知道他是南社诗人)很有学问，我最喜欢听他讲课，还得到他的辅导……由此打下了文学初步根基。"

著名女诗人王善兰先生曾回忆年轻时"打诗钟"的往事：平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，有钱红冰、朱符生、葛稚威、葛咏莪、高山亭、王撰春、陈伯叙、颜云伯、张咏清、莫季平等十几位先生组成的"陶情诗社"，每月聚会一次进行"打诗钟"活动，轮流在各家举行。格式为：分咏格、嵌字格两种。有一次，轮到在王善兰父亲王撰春先生家举办时，王善兰的两位老师钱红冰、朱符生让她一定要参加，最后，其诗稿成了此次"打诗钟"活动的夺魁之作。

红冰先生与南社

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团体，1909年成立于苏州，社名取"操南音，不忘其旧"之意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。南社成立时，集会地点在苏州虎丘张公祠。当时参加大会的特邀嘉宾有2人，即张采甄和张季龙。社友17人，即陈巢南、柳亚子、朱梁任、庞檗子、陈陶遗、沈道非、俞剑华、冯心侠、赵厚生、林立山、朱少屏、诸贞壮、胡栗长、黄滨虹、林秋叶、蔡哲夫、景秋陆，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。

南社的主要发起人有三位。一是陈巢南(1877-1933)，名去病，字佩忍，原名庆林，字百如，一字柏儒，别字拜汲，又字病倩，同盟会会员，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人，南社1号社友。二是高天梅(1877-1925)，名旭字剑公，原名垕，更名堪，字枕梅，一字钝剑，别字慧云，江苏省金山县张堰镇秦山乡人。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，南社2号社友。三是柳亚子(1887-1958)，初名慰高，字安如，再改名弃疾，改字亚子，后又更名人权，字亚卢，江苏省吴江县北厍镇大胜村人，老同盟会会员，南社3号社友。钱红冰与南社三位发起人中的钝剑(即高旭)关系最为深厚。

在后来出版的《南社丛刻》第一期的《南社诗录》中共收录了59首诗，其中有钱红冰先生的一首《神游虎丘》。这首诗是他在错过了南社成立大会后写下的，在这首诗的标题下，钱红冰写下了一段引言：纯剑创南社，约余十月朔(农历初一)偕至虎丘诗酒游，时予适回里逾六日，归柘湖校中，睹函为之怅然，爰拟是篇答之，亦梦游仙之意也。引言大意是：高旭创办南社，约我十月初一(1909年11月13日)一起到苏州虎丘参加南社成立大会，当时我回平湖超过6天，回到金山柘湖书院内才看到来信，因错过机会很是失望，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答钝剑。只能为错过南社成立大会而作梦中游了，以此弥补心中的遗憾。

与南社诗友的交往

1911年2月13日(农历正月望日即十五)，钱红冰参加了南社的第四次雅集。正午12时开始，地点在上海愚园杏花村(愚园后来废了，遗址在如今愚园路附近)。当日到会者，有社友34人。陈巢南、高天梅、柳亚子三位发起人均到会，钱红冰列名第三十位。本次雅集，另一位平湖人张佚凡也参加了，名列第十。1912年10月27日，钱红冰参加了南社的第七次雅集，名列第十二位。平湖同乡张传琨也参会，名列第三十一位。

第十五次雅集于1916年9月24日在上海愚园举行，到会者34人，钱红冰名列第十六，张传琨第十七，李息霜(叔同)第二十七。这次平湖有3人出席，盛况空前。

钱红冰在参与南社的活动与雅集中，与柳亚子有交集。柳亚子又字亚卢，钱红冰在他的《婴宁诗钞》中有一首答谢柳亚子的诗。诗前有引言：

亚卢屡以同社(指南社)专集见寄，书此为谢，并已述怀——

悔作书生倒海社，
十年磨剑问苍苍。
清流惯例称朋党，
大道於今孰主张。
闭户著书悲竖子，
消魂作赋梦江郎。
情同缟纻联翩赠，
展卷茅担百感茫。

诗中可以看出彼此间情谊的深厚。钱红冰先与另一位南社创始人高旭也是莫逆之交，高旭曾来过平湖。钱红冰也有诗《与钝剑饮小瀛洲》——

日落青蒲气已秋，
蝉鸣柳外最高楼。
不堪一枸东湖水，
难洗樽中万斛愁。
今日相逢但解欠，
披襟我是倚栏杆。
故乡松菊已零落，
只有东湖浪影寒。

小瀛洲就是平湖人俗称的小湖墩，在离洁芳桥不远处的东湖中。高旭也赋诗《怀钱红冰当湖》相酬，诗云——

索居浇酒意茫然，
痛读离骚廿五篇。
事已沧桑谁与说，
文经忧患始能传。
高吟采石大江水，
阔别梅花小雪天。
料得美人怨遥夜，
一声哀雁落筝弦。

此诗原刊《南社》第四集(1911年6月26日发刊)。

钱红冰的童年好友朱曾善(1879-1955)，字符孙，解放后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)，在为其好友钱红冰《婴宁遗稿》作序时写道——

光复(1911)后，邑人士会议促君归，主办东城学校，越三月乃为沄洲校长。课余之暇辄以诗酒自豪，每饮必醉，醉则拍案悲歌，挥毫咏句，以抒写其抑忧不平之气。

朱曾善文中的沄洲书院便是《与钝剑饮小瀛洲》中的同一地点——小湖墩。这当是高旭到平湖访友钱红冰时共饮于小瀛洲的一个场景了。

南社社友高吹万(高旭叔父)也曾到过平湖，钱红冰有诗《弄珠楼即席赠吹万并示：瓞初、符孙、剑龙、亚尼诸子》，诗云——

世事荒荒莫再论，
勳名无分旦开樽。
青山名士相留恋，
秋水伊人矢弗谖。
坛玷主盟承绝学，
象狮护法仗灵根。
卧龙跃马终黄土，
拜例蒙庄学灌园。

当时诗中的弄珠楼位于今日市叔同公园内。这也是南社高吹万到过平湖的真实写照。

红冰先生的文存

钱红冰的文章，骈散都很出色，诗风接近晚唐风格。综合零星记载，钱红冰执教于金山、平湖多处学校时，闲暇之余，以诗佐酒，"酒量日益宏，诗境日益工"，饮酒半醉，兴致勃然，往往提起笔来做诗，异常敏捷，他接触到的人，有时他就每人写赠诗一首，顷刻而成，似乎不加思索，且与每人的身份，和他的关系等，都很适合贴切，不是滥调套语的敷衍。红冰先生逝后五年，其长子俊人，名明琇，次子树人，名明允，集纳其父亲遗稿，并请莫文圻为之校正。莫文圻将之分为两卷，上卷诗存，下卷词存，诗存内容包含：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五绝、七绝，分门别类编辑，并请红冰先生童年好友朱符孙为之作序。笔者在征集相关资料时，钱氏后人提供了2种文集(均为钞本)：一是《婴宁诗钞》，朱符孙题签并作编辑说明，莫文圻作序，当湖葛氏传朴堂抄本；二是《婴宁遗稿》，朱符孙作序，也是民国时期整理编辑的抄本。

此外，还见有当代掌故作家郑逸梅先生所编《南社诗选》中选录了红冰先生1首仿宫词的《月圆曲》，以及《题三子游章》《春日》《初春》《春夜偕友》《月下湖上思社中诸子》等5首诗，其中《题三子游章》——

名山题遍句琳琅，
游屐联翩雪爪香。
南社文章开气运，
西湖烟水几沧桑。
人才一代难消尽，
胜迹千秋引恨长。
我亦悠然感零落，
乡居惯作旧渔郎。

钱红冰还有一些诗稿被刊发在南社社刊《南社诗录》内，如1912年刊发的《神游虎丘》。可惜，目前只看到他的2本个人文集，也许另外的书稿已因时代的变迁而遗失了吧！

南社中的平湖乡贤

南社存世的三十余年岁月中，先后加入的社友达千余人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著名的社团之一。从名录看，南社存续期间，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如于右任、戴季陶、陈布雷等也加入其中，可见其在那时的社会影响之大。我们平湖也先后有10位乡贤加入南社，依据是柳亚子先生的《南社社友姓氏录》，简编如下——

钱厚贻，字鸿宾，号红冰。
张传琨，字卓身。
范慕蔺，字慕兰。
李凡，原名哀，字哀公，一字叔同，号息霜。
郑咏梅，字鬘华。
陆挺生，字挺生。
金问源，字敬渊。
朱英，字荇青，号杏卿。
张佚凡，字逸凡，一姓林，又名宗雪。
葛昌楣，字泳莪，号荫梧，别号韬华。